

唐宮十二朝演義

許嘯天先生著



第五册

上海新華書局發行

唐宮二十朝演義

許慕義 許大著

第六十七回 蜀道中玄宗讓位 新殿上龜年罵賊

玄宗避市，走上劍閣去；登高一望，祇覺山風削面，冷雨敲窗，景象十分淒楚。耳中又聽得陣陣鈴聲，鳴咽，使問高力士道：「你聽那壁廂不住的聲響，聒的人好不耐煩。」高力士看是什麼東西，高力士忙奏道：「那是樹林中雨聲，和着簷前鈴鐸，隨風而響。」玄宗道：「呀，這鈴聲鈎得人心碎，這雨聲打得人腸斷，好不做美也！」高力士拿過玉簫來吹着，待朕歌一曲解悶兒。高力士便從靴統中拿出一支玉簫來吹着。玄宗依聲唱道：「裊裊旂旌背，殘日風搖影；匹馬崎嶇怎暫停，只見陰雲黯淡大昏暝；哀猿蹄腸子，規叫血，好教人怕聽。」兀的不慘殺人也麼哥！兀的不苦殺人也麼哥！蕭條心，生娥媚山下少人行；雨冷斜風撲面迎。玄宗唱完這第一闕，不覺喉中悲哽，略停了一停。高力士簫聲又吹着第二折，玄宗接着唱道：「浙浙冷冷，一片淒然心暗驚；遙聽隔山隔樹戰，合風雨高響低鳴；一點一滴又一聲，一點一滴又一聲；和愁人血淚交相迸！對這傷情處，轉自憶荒涼；白楊蕭瑟山縱橫，此際孤魂淒

冷，鬼火光寒，草間濕亂螢。只悔倉皇負了卿！負了卿，我獨在人間，委實的不願生。語娉婷，相將早晚，伴幽冥。一慟空山寂，鈴聲相應，閣道峻嶒，似我迴腸恨怎平。玄宗唱到末一句，心中萬分淒涼，便止不住掩面嗚咽起來。高力士拋下玉簫，急上前去勸慰。玄宗一時鉤起了傷心，如何止得住，慌得那文武百官，都上閣來，跪求萬歲爺暫免悲哀。好容易勸住了玄宗的傷心，忽見遞到太子的奏本，說太子率領諸親貴，避難在靈武關；反賊安祿山，攻破京師，大掠宮庭，建設僞都於洛陽，自稱天子，現由靈武郡太守郭子儀統帶十萬雄兵，收復京師，進逼洛陽，殺平賊寇，在指顧間事。請父皇回轡，早視朝政。玄宗看了這道奏章，略略開顏，便把太子奏本遞與羣臣觀看。百官齊呼萬歲，玄宗便與衆大臣商議。帥京不可一日無君，如今朕決意傳位與太子，先在靈武設朝，俟郭子儀殺平賊寇，再回京師。文武官員聽說玄宗欲退位，却齊聲勸諫，無奈玄宗因死了貴妃，萬事灰心。他看這天子之位，有如敝屣，一任百官如何勸說，玄宗使親自寫下詔書，當日遣發使臣，捧了傳國璽冊，令文武官員一齊陪同使臣回靈武關去，待奉新天子登位。一面又下詔，拜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，卽率本軍人馬，火速進勦。衆文武見勦不轉玄宗的心意，祇得辭別太上皇，回靈武去。玄宗親自下閣，送衆文武

登程。這時風息雨止，高力士傳諭軍士們，前面起駕，一隊人馬簇擁着玄宗皇帝，依舊向萬山叢脊中行去。不多幾天，便到了成都。玄宗太皇上，在行宮中住下，依舊朝朝暮暮，想着楊貴妃，淌眼抹淚，長吁短嘆的過着日子。這晚，玄宗在行宮中哭念貴妃，耳中聽那風吹鐵馬，雨打梧桐，哭倦了不覺伏案睡去。恍恍惚惚，又到了那馬嵬坡下。祇見那楊貴妃，頸子上挂着白色羅巾，飄飄蕩蕩的從那座佛堂中出來；玄宗急搶上去，跟在後面。聽楊妃一邊走着，一邊說道：「我楊玉環隨駕西行，剛到馬嵬驛內，不料六軍變亂，立逼投繯。說着，止不住嚶嚶啜泣。玄宗看了，心中萬分憐惜，欲上去拉住妃子的衣袖勸慰一番；說也奇怪，任你如何奔跑，祇見楊妃飄飄蕩蕩的走在前面，總是趕不上的。看楊妃哭泣一回，又追趕一回；走在一片荒野地方，他便站住了，望着前面烟樹蒼茫，貴妃又不禁淒苦起來。哭道：「不知聖駕此時到何處了！我一靈渺渺，飛出驛中，不免望着塵頭，追隨前去。看楊貴妃在一條崎嶇山路上，正一顛一蹶的趕着；轉過山坡，前面樹梢上露出一簇翠旂尖兒來，楊妃口中說道：「呀，好了，望見大駕，就在前面了！不免疾忙趕上去。看貴妃拽着翠裙兒，又趕了一陣，忽見迎面起了一陣黑風，風過處，把眼前的道路遮斷了，那翠蓋旌旗都不見了。楊貴妃不由的大哭一聲，坐

倒在地。喊一聲：好苦啊！便一聲天一聲萬歲的哭嚷着。玄宗在一傍看着，好似萬箭攢心，祇苦得不能近身去勸慰，祇遠遠的站着。高聲喊道：妃子，莫苦壞了身兒，有朕在此看着你。一任玄宗如何叫喊，那貴妃兀自不會聽得。一轉眼，見那邊愁雲苦霧之中又有個女子，躲躲閃閃的行來，待走近身傍看時，原來便是虢國夫人。祇見他滿臉血污，後面追上兩個鬼卒來，喝道：那裏去！便上去一把揪住。那虢國夫人便哀聲求告道：奴家便是虢國夫人，當年萬歲爺的阿姨。那鬼卒大笑道：原來就是你，你生前也忒受用了，如今且隨我到枉死城中去！說着，便不由分說，上去揪住一把雲髻。玄宗看了，想起從前在曲江召幸的恩情，便撲身上前去救護。口中高喊：大唐天子在此，不得無禮！一轉眼，那虢國夫人和二鬼卒，都失去了形跡。急向四面看時，那邊又來了一個男子，滿身鮮血，飛奔前來。後面一羣鬼卒，追打着那男子，跑到玄宗跟前，跪翻在地，不住的磕頭求救道：萬歲爺，快救臣性命！玄宗看時，原來便是楊國忠。正慌張的時候，那鬼卒趕上來，一把揪住楊國忠的衣領，大聲喝道：楊國忠，那裏走！楊國忠用手抵抗着道：呀，我是當朝宰相，方才被亂兵所害，你們做甚又來攔我？那鬼卒罵道：奸賊！俺奉閻王之命，特來拿你。還不快走。楊國忠道：你們趕我到那裏去？那鬼卒冷笑着

道：向鄆都城，教你劍樹刀山上尋快活去！正紛爭着，那楊貴妃也到了跟前，一見了楊國忠，便嚷道：這不是我的哥哥，好可憐人也！楊國忠見了自家妹子，正要撲上前去招呼，那鬼卒如何容得，早用槌打着，腳踢着，推推攘攘的去了。那楊貴妃見捉了國忠去，便自言自語的道：想我哥哥如此，奴家豈能無罪。雖承聖上隆恩，賜我自盡，怕也不能消滅我的罪孽。且住，前途茫茫，一望無路，不如仍舊回馬嵬驛中去，暫避幾時。說着，便轉身找舊路行去。玄宗見貴妃在前面獨自行着，便在後面追趕着，口中高叫道：妃子，快隨朕回行宮去。那楊妃却不曾聽得，兀自在前面走着。玄宗如何肯捨，便一步一步的在後面跟着；看看走到馬嵬西郊道北坎下，白楊樹上，用刀尖兒挖着一行字道：貴妃楊娘娘葬此。玄宗看了，也止不住眼淚和潮水似一般直湧出來。那楊貴妃的魂兒，見了樹下一堆新土，也不禁悲悲切切的說道：原來把我就埋在此處了！唉，玉環！玉環！這冷土荒塋，便是你的下場頭了！且慢，我記得臨死之時，曾吩咐高力士將金釵鈿盒，與我殉葬，不知曾埋下否？就是果然埋下呵，還只怕這殘屍敗蛻，抱不牢這同心結兒！待我來對他叫喚一聲，看是如何。楊玉環！楊玉環！你的魂靈兒在此，我如今叫喚着你，你知也不知。可知道在世的時候，你原是我，我原是你。呀，你如今直怎

地這般推眠妝臥！玄宗站在楊貴妃身後，也撐不住頻頻把袍袖兒搵着淚珠。正悽惶的時候，祇見一個白髯老者，拄着拐杖兒行來。玄宗上去拉住問道：你是何人？敢近俺妃子的葬地。那老人見問，便道：小神是此間馬嵬坡土地，因奉西嶽帝君之命，道貴妃楊玉環，原係蓬萊仙子，今死在吾神界內，特命將他肉身保護，魂魄安頓，以候玉旨。說着，便上去，擎着手中的拂塵帶，向楊貴妃肩上一拂道：兀那啼哭的，可是貴妃楊玉環？鬼魂麼？楊妃答道：奴家正是，老丈是何尊神？那土地神說道：吾神乃馬嵬坡土地。楊妃襖衽說道：望尊神與奴做主。土地神點着頭道：貴妃聽我道來，你本是蓬萊一仙子，因微過謫落凡塵，今雖限滿，但因生前罪孽深重，一時不得升仙。吾今奉嶽帝勅旨，一來保護貴妃肉身，二來與貴妃解去冤結。那土地神說着，伸手把楊貴妃頸子上的白羅巾解去。楊貴妃又向土地神道着萬福，說多謝尊神！只不知奴與皇上，還有相見之日麼？土地神便搖着頭道：此事非小神所知。貴妃且在馬嵬驛佛堂中暫住幽魂，待小神覆旨去也。那土地神一轉身，便不見了。玄宗看楊貴妃一人獨立在白楊樹下，便趕上前去，向他招手兒，口稱：妃子快隨朕回行宮去，莫再在此悽涼驛店中棲身。那楊妃却睬也不睬，一低頭，向馬嵬驛佛堂中走去。玄宗也跟進佛堂去，一閃眼，

却失了妃子所在，抬頭看時，祇見滿天星斗，寒月十分光輝。那楊貴妃又從屋子裏轉出來，走在庭心裏，抬頭望着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你看月淡星寒，又到黃昏時分，好不淒涼殺人！我想生前與皇上，在西宮行樂，何等榮寵；今一旦紅顏斷送，白骨冤沉，驛荒垣，孤魂淹滯，有誰來憐惜奴身！說着，從袖中拿出金釵鈿盒來，在月光下把玩一回，祇聽楊妃淒淒切切的唱着涼州曲。調道：看了這金釵兒雙頭比並，更鈿盒同心相映；只指望兩情堅，如金似鈿，又怎知翻做斷綆。若早知爲斷綆，枉自去將他留下了這傷心把柄。記得盒底夜香清，釵邊曉鏡明，有多少歡承愛領，但提起那恩情，怎教我重泉目瞑？苦只爲釵和盒那夕的綢繆，翻成做楊玉環這些時的悲哽！玄宗聽了，點頭太息道：想朕在長生殿中，最愛聽宮女們唱涼州曲調；不想如今聽妃子唱出這淒涼聲音來。接着，又聽楊貴妃嘆道：咳，我楊玉環生遭慘毒，死抱沉冤，或者能悔前愆，得有超拔之日，也未可知。且住，只想我在生所爲，那一樁不是罪案。況且兄弟姊妹，挾勢弄權，罪惡滔天，總皆由我，如何懺悔得盡。不免趁此星月之下，對天哀禱一番。說着，他便在當庭撲的跪倒，對着那星月，深深下拜。口中祝告着道：皇天！天！天！念俺楊玉環呵，生前重重罪孽，折罰俺遭白綾之難；今夜俺對天懺悔，自知罪戾，望皇天宥我。只

有那一點痴情，做鬼也未曾醒悟；想生前那萬歲爺待我的一番恩愛，到如今縱令白骨不能重生，也拚着不願投生。在九泉之下，等待俺萬歲到來，重證前盟。那土地神說我原是蓬萊仙子，謫謫人間，天呵，只是奴家如何這般業重，不敢望重列仙班，只願還我楊玉環舊日的婚姻。玄宗聽貴妃聲，聲念記着萬歲爺舊日的恩情，心中起了無限的感慨；又見楊貴妃一個人冷冷清清的跪在庭心裏，左右不見一個宮女伺候他，心中萬分的不捨，便撲向庭心去，想把楊貴妃抱在懷中安慰一番；忽見那土地神又從門外進來，向楊玉環說道：貴妃，吾神在此！楊貴妃便道：尊神命吾守在馬嵬驛中，但此寂寞荒亭，又不見我那萬歲爺，却叫我冷冷清清的一人守着，好怕煞人！土地神說道：貴妃不必悲傷，我今給發路引一紙，千里之內，任你魂游罷了。貴妃接了路引，道聲萬福。土地神轉身別去。楊貴妃得了路引，不覺喜道：今番我得了路引，千里之內，任我游行，好不喜也！且住，我得了路引，此去成都都不遠，待我看萬歲爺去。說着，便提着裙幅兒，向門外行去。玄宗見楊貴妃在前面走着，便急急追趕上去，口中高喊道：妃子且慢走，待朕扶着你同行。脚下愈跑愈快，口中愈喊愈高，那楊貴妃却終是不能聽得，獨自一人，看他一頓一蹶的向荒山野路中行去。玄宗如何肯捨，便飛也似的趕

去忽被脚下石塊一絆，一個倒栽蔥，啊喲一聲，睜開眼來一看，原來是一場大夢。那高力士正拿手拍着自己肩頭，一聲一聲萬歲萬歲的喚着。玄宗也不去睬他，祇吩咐快開門兒，快迎接妃子去。說着，從被窩裏直跳起來。高力士拿一襲龍袍，替萬歲爺披在身上扶着，急急去開着房門，看時，祇見一片涼月，萬籟無聲，那一陣一陣冷風，吹在身上，令人打戰。玄宗痴痴的望了半天，不覺哭道：我那可憐的妃子！高力士扶着，回至牀上去睡倒，又是一番搗枕搥牀的痛哭。高力士百般勸慰着，宗玄說：妃子的魂兒，一定來在朕身傍了。第二天，下勅成都府，在行宮傍建造貴妃廟一座，招募高手匠人，用檀香木雕成楊貴妃生像一座。完工之日，先把生像送進宮去，由玄宗親自送入廟來。如今再說安祿山破了京師，得了許多美女財帛，便遷都到洛陽城中，大興土木，建造宮殿。這一日，新宮落成，便大集文武百官在新宮中，大開筵宴。那官員大半都是唐室的舊臣，如今見了安祿山一般的也齊聲呼着皇上萬歲萬歲。安祿山高坐殿上，見了衆官員，不覺哈哈大笑，說一聲：衆卿平身！想孤家安祿山，自從范陽起兵，所向無敵，長驅直入，到得長安，那唐家皇帝，已逃入蜀中去了。眼看這錦繡江山，歸吾掌握，好不快活！今日新宮落成，特設宴殿上，與衆卿共樂太平。接着，殿下轟雷似一

聲喚着：萬歲！各自就坐，吃喝起來。酒至半酣，安祿山便傳諭喚梨園子弟奏樂。那班梨園子弟，當殿奏着樂器，齊聲唱道：當筵奏樂奏鈞天，舊日霓裳重按；歌遍，半入雲中，半吹落風前。希見，除却了清虛洞府，只有那沉香亭院。今日個仙音法曲，不數大唐山！安祿山聽罷曲子，不禁贊道：奏得好！便有張通儒出席奏道：臣想天寶皇帝，不知費了多少心力，敎成此曲，今日却留與主上受用，真乃齊天之福也！安祿山聽了，又不禁哈哈大笑道：卿真言之有理，再上酒來。殿上殿下，正在歡飲的時候，忽聽得殿角上發出一縷冷冷的琵琶聲音來，接着帶哭的聲兒唱道：幽州擊鼓喧，萬戶蓬蒿，四野烽烟；葉墮空宮，忽驚聞歌絃。奇變，個真是天翻地覆，真個是人愁鬼怨。接着又大聲哭唱道：我那天寶皇帝呵，金鑾上百官拜舞，何日再朝天！這一聲唱，把合殿的人都聽了，停杯垂淚。安祿山不覺大怒道：呀，什麼人啼哭？好奇怪！孫孝哲，出立當殿道：是樂工李龜年。安祿山喝一聲：攀上來！當有值殿禁軍，把李家龜年、彭年、鶴年弟兄三人，一齊揪在當殿。安祿山大聲喝問道：李龜年，孤家在此，飲太平筵宴，你敢擅自啼哭，好生可惡！李龜年到此時，却也面無懼色，厲聲說道：唉，安祿山，你本是失機邊將，罪應斬首；倖蒙聖恩不殺，拜將封王。你不想報効朝廷，反敢稱兵作亂，穢污神京，逼走聖駕，這罪

惡貫盈，指日大兵到來，看你死無葬身之地！還說什麼太平筵宴。安祿山被李龜年罵得拍案大怒，大聲說道：有這等事！這狗賊罵得孤家如此兇惡，好惱好惱！孤家入登大位，臣下無不順從；量你這狗樂工怎敢如此無禮。說着，在殿上不住的拍案頓足，慌得左右大臣齊跪在當殿，奏道：主上息怒，無知樂工何足介意。如今命他重唱一折好的涼州曲子，贖過罪來。李龜年也稱願唱一折新詞兒，爲諸位新貴人勸酒。合殿的官員，聽李龜年說願唱新曲，便大家替他求着，說：看李龜年的新詞唱得如何，倘再有冒犯，便當重罰。安祿山被衆官面求着，緩下氣來，當對李龜年說道：孤家念你是先朝的舊臣，寬恕你一二；如今衆文武既替你求饒，看在衆文武面上，這一個死罪，且寄在你身上。倘有不是，定當殺却。你可知道朕殺死雷海青之事麼？那便是不敬孤家的榜樣。李龜年聽了，也不說話，便有值殿太監，替他送過琵琶來。李龜年接在手裏，琤琮琤琮的彈了一套，聽他提高着嗓子，唱道：怪伊忒負恩，獸心假人面，怒髮上衝冠！我雖是伶工微賤，也不似他朝臣覬覦！安祿山，你竊神器，上逆天，少不得頃刻間屍橫血濺。我擲琵琶將賊臣碎首報開元！他唱到這一句，猛不防擎起琵琶，向孫孝哲夾臉的打將過去，祇聽得一聲慘叫，孫孝哲頭也打破了，死在地下。那琵琶也打得粉

也似碎滿殿的人齊聲喝道：這狗奴才該死該死，他辱罵俺們聖君賢臣，不算，還敢當殿打死萬歲爺的寵臣。安祿山也高叫：武士何在，快拉這賤奴出去看刀！便有一隊武士，應聲上殿來，把這李龜年彭年鶴年三弟兄，橫拽着拖下殿去。安祿山被李龜年罵了一場，酒也罵醒了，興子也沒有了，便站起身來，說道：孤家心上不快，衆卿且退。衆官員齊聲答道：領旨。臣等恭送主上回宮。合殿的人，一齊跪倒；安祿山氣憤憤的退進宮去。那孫孝哲的屍身，便有太監領去棺殮。衆官員乘興而來，沒興而返，紛紛退出殿去。一路上議論着道：真是好笑，一個樂工，思量做起忠臣來了！難道我們吃太平筵宴的，倒吃差了不成。李龜年！李龜年！你畢竟是一個樂工，見識尙淺。誰知道這李龜年弟兄三人，雖被武士揪出午門去，正要斬首，忽見那李豬兒手捧小黃旗，飛也似的趕出午門來，高叫：刀下留人！主上吩咐，暫把李氏弟兄，寄在監中，好好看守着。那武士們見李豬兒有小黃旗在手，便信以為真，又把龜年彭年鶴年三人，推入刑部大牢中去關着。到半夜時分，便有一個短小身材的人，從屋簷上跳進大牢去，把李氏弟兄三人，一齊救出，拿繩子細住身子，一一縋出城外去。龜年彭年鶴年三人，得了性命，星夜向江南一路逃去。這救李龜年性命的人，便是李豬兒。李龜年原與豬兒不認識。

的，但豬兒爲什麼却要一力救龜年三人的性命呢？這其中却另有一層緣故：李龜年雖得了性命，却做夢也想不到這救命恩人，究竟爲的是什麼。原來這孫孝哲的母親孫氏，在安祿山後宮多年，祇因生性淫蕩，深得安祿山寵愛。後來安祿山返進潼關，又得了一個民間婦人李氏。那天安祿山在行營中，左右不曾帶得婦人，十分寂寞，便有手下軍士，在民間搜得這婦人李氏，獻進來。李氏長得嬌艷面貌，白淨身體，安祿山得了滋味，也十分寵愛起來。李氏前夫生有一子，便是這李豬兒；安祿山因寵愛他母親，便也收豬兒爲義子。見他人材俊美，性格聰明，與自己兒子一般看待。一日，祿山酒醉，忽然現出豬頭龍身；自道是個豬龍，必有大子之分，因把李氏兒子的名字，順口喚作豬兒。現在果然做了皇帝，那孫孝哲的母親，早已替安祿山生了兒子，取名慶恩；這慶恩却長成聰明秀美，安祿山歡喜得和希世活寶一般。從來說的，母以子貴；這安祿山既寵愛幼子，便把孫氏立做皇后，李氏立做貴妃。李豬兒見自己母親，祇做了一位貴妃，心中不甘；又加那孫孝哲因母親做了皇后，便十分驕傲起來。二人常在宮中出入，大家不肯服氣，見了面不是冷嘲熱罵，便是相扭相打。安祿山雖立孫氏做了皇后，但心中却甚是寵愛李氏；見孫孝哲和李豬兒兩個拖油瓶，時常打吵，却

也無法可治。李豬兒把這孫孝哲恨入骨髓，却暗暗的去與安祿山長子慶緒鈎通一氣。那慶緒現拜爲大將軍，手下有十萬雄兵，幫着父親東征西殺，功勞實是不小。滿意此番父親稱帝，這太子的位份，總穩穩是自己的了；誰知安祿因寵愛慶恩，頗有立慶恩爲太子之意。那孫孝哲見主上欲立慶恩爲太子，這慶恩和自己舊是同母弟兄，將來弟弟做了皇帝，那哥哥總也逃不了封王進爵；因此極力替慶恩在外面拉攏一班大臣，要他們幫着慶恩，在安祿山跟前進言，早早立慶恩爲太子。這大將軍慶緒，打聽得這消息，心中如何不恨。李豬兒正也恨着孫孝哲，便與慶緒鈎通一氣，一面也替慶緒在外面拉攏諸大臣，要他們幫着慶緒說話，勸安祿山立慶緒爲太子；一來因慶緒年長，二來因慶緒有功。他們兩家結黨營私，正在相持不下的時候，忽然見這不共戴天的仇家，孫孝哲被李龜年打死了，慶宗心中，如何不喜。李豬兒見無意中報了此讎，便一心要救李龜年弟兄三人的性命。他母親正在後宮得寵，便由李氏偷得這小黃旗出來，救了李龜年的性命。李豬兒又自幼兒學得一身縱跳的本領，飛簷走壁，如履平地；當夜李豬兒便親自跳進刑部大牢去，把龜年彭年鶴年三人劫出牢來，偷偷的放他出城逃命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玄宗固英明之主也，觀其初登大位時，綜理朝政，能置國家於磐石之安；迨後承平日久，惑於女色，致有西巡之變。然其禪位太子，仍不失爲有真知灼見者；從此國事主持有人，時局賴以大定。

楊貴妃之美麗，玄宗之戀愛，爲情史中有數故事；於其死也，決不能洩然而止。因追述其死後，玄宗之夢境，寫來迷離惆恍，情態逼真；於貴妃陰魂之悽惶無主，玄宗夢中之依戀不捨，亦作者深致其宛轉悼惜之意。

滿朝文武，一見新主，卽稱臣稱奴，置廉恥節操於不顧，轉不如彼樂工玩弄之臣。雷海青之一哭，李龜年之一罵，先後輝映青史；而李龜年之絕處逢生，得李豬兒之一救，佈局突兀，盡小說家之能事矣！

第六十八回 李謩題詞看錦襪 杲卿割舌殉孤城

李龜年、李彭年、李鶴年弟兄三人，在玄宗宮中充當樂工；不獨俸給富厚，又因妙製渭州樂曲，深得天子的寵愛。在開元年中，李氏弟兄三人，在東都地方大起第宅，廣大崇隆，與當時公侯的府第相

彷彿。玄宗特賜名號。遠里。龜年感激皇上的恩德，深入骨髓；祇因安祿山也愛好音樂，便把梨園子弟和李氏弟兄，都捉去洛陽宮中，聽候召宣。那日龜年在當殿辱罵安祿山，自問必死；不料被那李豬兒救出大牢，放他弟兄三人，出城逃命。龜年沿路乞食，流落在江南地方，每見良辰美景，士人游宴，他便手抱琵琶，爲人歌一曲涼州。聽他歌曲的人，都不禁掩面流淚。打聽得他是宮中樂工，便大家賞他些錢米。當時有一位詩人，名杜甫的，贈李龜年一首詩道：岐王宅裏尋常見，崔九堂前幾度聞；正是江南好風景，落花時節又逢君。江南士人看着可憐，便大家湊集了些束脩，請他傳授琵琶；這李龜年弟兄三人，也祇得暫在江南地方安身。如今再說楊貴妃當日倉皇自縊在馬嵬驛佛堂梨樹下，遺落下錦襪一隻；聖駕過去，有一王媽媽，去打掃佛堂，便拾得這錦襪，收藏着，當作寶貝一般。這王媽媽，原在馬嵬坡下，開一個冷酒舖兒度日；自從他拾得錦襪，被遠近的住戶知道了，都來舖中沽飲，兼看錦襪。那王媽媽收了人家酒錢，還要收看襪錢，生意頓時熱鬧起來。當時有一位書生，名李暮的，因被兵馬攔阻，留住馬嵬坡下；打聽得王媽媽酒店中，藏有楊妃錦襪，便也趕來看襪。這李暮，是富家子弟，打扮得甚是整齊；王媽媽見了，急捧出一個錦盒來，送與李暮觀看。李暮纔